



画里古村查济

■安徽合肥 王唯唯

到达查济已是傍晚。群山环抱，河水舒缓流淌，清澈见底；两岸民居错落有致，古气扑面；炊烟袅袅，青瓦白壁马头墙，映衬着夕阳，斑驳着岁月。

查济村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由岑溪、许溪、石溪三水汇一的查济河迤逦穿村而过，清澈的河水因天然的落差珠瀑飞溅，鸣泉般流淌，沿河错落有致地架起一座座小桥，将两岸民居牵连。藤萝缠绕在饱经沧桑的石桥上，犹如碧玉横架在波光粼粼的水面，有村妇在河边石埠上捣衣浣洗，有艺术院校的学子在古街屋檐下采景写生。环顾四野，三五家或隐或现的农舍散布在山腰、河畔，近水远山相衬，上村下村相连，曲折萦回，古意盎然，炊烟袅袅中飘散出草木灰的气息，活脱脱写出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天然画意。

在村里散步，时不时会看到处处高墙耸立、四隅封闭的院落突兀而起，那隐藏在深宅老屋里的木栏石雕、楹联匾额，以及泛着包浆黝光的庭间摆设，无不昭示着曾经拥有的文明与辉煌。尤其是石雕、砖雕、木雕随处可见。门窗扇格的木雕、厅堂柱础的石雕、门楼门汇的砖雕，均篆刻精镂，玲珑踏着古旧的青石路面，剔透、画面各异，或花鸟、或禽兽、或人物，无一不栩栩如生；房屋结构为多进式，或两进、或三进，进间有“四水到堂”式的天井，沿天井二楼廊廓置有“美人靠”；条石砌就墙基，柱基为圆形雕石，墙体青砖、屋上黑瓦。传统的双披屋顶半掩半露，高出屋顶的马头墙既可阻止火势蔓延，又具防盗作用。马头墙造型丰富，有云形、弓状、阶梯式等。

在查济众多的这个祠那个堂中，有着“民俗博物馆”之称的二甲祠给我的印象最深。二甲祠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16年），是查济鼎盛时期的一座形象工程，无论从营造、雕刻、装饰各方面都达到了较好的艺术境界。它采用五凤楼式门楼，门楼下精雕三国演义等戏文图案，门墙左右刻有墙裙，花砖护墙。两侧各有一块上马石。因祠堂出过御封的“救驾王”查之恺、“代驾王”查日炜，故建筑也气派不凡。走进厅堂，周围全为木质，内墙镶板，这正是二甲祠的独特

之处“见木不见砖”。这里的木雕、石雕精致非常，所雕人物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在查济历史大事记中看到，自古查济文风极盛。早在唐宋，查氏就为江南望族，明清更至鼎盛，共出翰林二人，进士十余人，举人近百人。特别要提到的是两位女性。一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之母查端，她正直、善良、同情弱小，给幼小的稼祥极大影响，她济人扶困的言行深深烙印在稼祥脑海中。在她的帮助下，王稼祥挣脱家庭牢笼，走上革命道路；另一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之母查氏，她祖籍查济。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他的母亲“是一个能干而疏才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随着时代的变化，古老的村庄也融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在查济有个画家村。村不大，但有几个很是气派的深宅大院。据当地村民介绍，所见古宅都是一些有名气的画家买下来当画室的。近十多年里，画家们在创作出众多以查济村为题材的艺术作品的同时，每年也吸引了全国近两万学生来此写生，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现在村里的民宿就多达十几家。古老的查济像是一块典藏在深山中的璞玉，在画家们笔尖的打磨下源源不断地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些年，我去过太多的古村落，却发现千村一面。资本的注入，蚕食、改变着乡村。原住民陆续迁走了，传统的生活形态渐渐消失了，乡村的灵魂剥离了，童年的记忆没有了。和那些古村落相比，查济更像是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村姑，素面朝天的，原汁原味。也正如此，来这里旅游的人并不多，整个村子也因此有了远离尘嚣的祥和与宁静。

在查济待了一天两晚，到了该告别的时候。沿着被岁月磨光锃亮的石板路前行，顿觉时间在这里慢了几拍。青的砖，白的墙，黝黑的瓦，潺潺的流水，一路相送。不舍中，李白当年写的诗脱口而出：“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祠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

冬日黄心乌

■安徽长丰 仇多轩

冬日的菜园地里，一些蔬菜渐渐凋零，如果要生长旺盛，则需在大棚里才能完成它的使命。然而黄心乌却不是，它总是稳稳地端坐在田地里，经历雨雪风霜，把绿色和生机、芳香与温暖带给人们。

自童年开始，我就喜欢吃黄心乌，这是熟悉的味道。在我们家乡江淮地区，黄心乌多是露地秋季种植，以冬季采收为主，经霜雪覆盖后更为美味脆嫩，轻轻一掰，菜杆应声而断、浆液饱满，有“霜打乌菜赛羊肉”之美誉。

纷纷扬扬的一场雪，常常把家前屋后的菜蔬包裹得严严实实。积雪融化，吸取雨水精华，蒜苗愈发生机，随手一提，鲜带泥土，便于清洗。而黄心乌，也出落得让人欢喜，远远望去，尽显冬日的无限生机。偶尔，有小块积雪，与它们恋恋不舍。

黄心乌，也称“乌塌菜”，在江淮地区深受喜爱，栽培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写道：“拨雪挑来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其中的“踏地菘”便是“黄心乌”，其具有粗纤维少、口感好、炒食易烂等特点，具有“滑肠、疏肝、利五脏”之功用，是人们冬春季节食用的主要叶菜类蔬菜之一。

我喜欢黄心乌微甜不苦的味道，即使闭上眼睛，通过入口清爽的感觉，也能肯定地认准它。寒冬之际，炒上几棵黄心乌，绿莹莹的叶子，白玉似的杆子，用素油或荤油炒过，根本不需要什么技巧，盛放到雅净的碟盘里，热气袅袅，总会激起人们的食欲。它吃起来清甜，孩子们也难得对黄心乌青睐有加。

小时，开荒地和家前屋后，总是被勤劳的母亲整理得有序，买来不同的白菜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撒上。之后不久，就会长出特别细嫩的小白菜，长出个头突出的大白菜，还有匀称美观的黄心乌，每个季节都有新鲜的白菜吃。

闲时，我喜欢看着白菜一天天长，心情也跟着起舞。它们挨挨挤挤却行列整齐，展示着季节的不同姿态。尤其是黄心乌，外层叶片肥厚宽大，向外翻卷，错落有致，叶内卷而金黄，仿佛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不久前，在朋友圈里看到乡间拍摄的冬日黄心乌，一排排很对称地排列着，看着极像菊花开放，特别地美，特别养眼。

整整一个冬季，加上春季的前半段，我都对黄心乌情有独钟，或是用黄心乌炒黄豆芽、炒蘑菇、烧豆腐等，还有煮面、打汤都要放上一些，天天吃也吃不厌，这就是我的白菜情结、乡野情结吧。我始终认为，每一棵鲜嫩的黄心乌，都是乡村精灵的化身，它带着独有的乡土气息，驻留在人们的心灵家园，萦绕不去。

火柴里的童趣

■安徽池州 赵柒斤

进入冬天，就想起了温暖的火。当年唯一的取火工具——火柴便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现如今的“O宝”一代恐怕都没见过火柴，“90后”大概只在宾馆免费配送的洗漱盒里一睹它的芳容。我幼时虽不用票证，火柴也仅2分钱一盒，可村小店里隔三差五就断货，足见其依然珍贵。那时家用的都为普通火柴：一根3厘米长的细木棍，一段蘸以蜡油和含氯酸钾的药剂（称火柴头、黑色），它们整齐地挤于一个硬纸糊的小盒子中，小纸盒子正面都贴着一张应时的小宣传画；两个侧面则涂有红磷，火柴头只要在上面轻轻擦划，即能引燃，极为方便。

父母每次都买一打（10盒），灶台和客厅的八仙桌上各放一盒，用完再放。其余火柴都被母亲锁于柜中严格管控，绝不允许哥哥和我私自玩火。故而，大人们用火柴点香烟的情形便成了我小时候最羡慕的事之一，总觉得大人们左手拿根燃着火柴往嘴上叨的香烟点去，深吸一口，然后把还燃着的火柴抖几下、吹一下丢进烟灰缸的动作非常潇洒，这种洒脱也是任何高档打火机无法实现的。

当然，火柴的功能不仅仅用于吸烟、生火做饭，还用于剔牙、掏耳朵，更是我们小时候整天不离手的“手枪”子弹。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打小就喜欢枪，且最喜欢驳壳枪。好在没白看那些战斗题材连环画和电影，不仅记住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也记住了那些驳壳枪的模样。从角屋里找块一尺长木板后，比照连环画里的驳壳枪，慢慢用刀削，然后把拣来的步枪子弹壳绑于枪管，再用一根铁钉做撞针，偷来几根母亲扎头发的皮筋往撞针上一套，一把精巧的且能“打

响”的驳壳枪便横空出世。为增加效果，甚至用墨汁把枪体染好几遍。因无钱买“子弹”（火辣子），在小伙伴提醒下，便打起火柴的主意。每次偷拿十几根火柴，将火柴头上的氯酸钾刮下，放到子弹壳屁股上，这样扣动撞针，就能发出“叭”的一声响。故而，我一直嘲笑《小兵张嘎》里老钟叔给嘎子削的木头枪。那也算枪？又打不响，嘎子还拿着它到处显摆。偷家里火柴被母亲发现后，她每次只放几根火柴在盒子里。这就逼迫我更加节约“子弹”了。

于是，为贮备更多“子弹”，看到别人丢下的空火柴盒，便立即捡起来搜查一遍。同时，也采用出借枪办法跟其他小伙伴交换“弹药”……

重新认识火柴，是读书之后的事。不知道现如今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没有王原坚的回忆录《七根火柴》，作者用七根火柴的角度，描述红军过草地的千辛万苦；用一名战士对七根火柴的珍惜，表现一场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中的人性的光彩。从课堂上还学到了火柴不仅可以生火，也能自救的知识。

当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的火柴吸引孩子的地方已由火柴头转向火柴盒，因盒上印有的水浒“108将”头像或三国人物头像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收藏品”。记得，有一天下午，村里王书记来家里找父亲有事，见他用一种没见过的火柴点烟，我就往他身边靠，父亲朝我瞪眼，我仍挪不开脚步。王书记见状，就把火柴递给我，乘机剥下了一张“敦煌”火花后，就去找小毛子、小果子比，他俩羡慕得掉口水。那一刻，我好得意……